

平生受到两个人影响最大 就是周氏兄弟

今天因为是来这个鲁迅书店,我呢,又确实平生受到两个人的影响最大,就是周氏兄弟。所以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对他们的一些印象。就谈不上是什么研究,很粗浅,就跟大家当一个漫谈来谈谈。

这两个人我是怎么接触的呢?鲁迅是中国所有人都接触到的,只要认字、上学,就没有人不接触鲁迅,我也是。1966年,我小的时候,我家有很多书。突然有一天街道主任来了,说“书你们自己挑一下,一会儿红卫兵上你们家去,不好的他们就要拿走”。

不知道挑什么。什么叫好,什么叫不好?你把那不好的说成是好的,这是个错误;好的说成不好的,是眼光不够。所以就保留了马恩列斯毛,还有鲁迅。剩下的书都被拉走,跟我们家对门,两家的书放在一个卡车上,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在家就留了一套,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,红皮儿的那种。

这就是那个时候家里仅存的读物之一。随着我的年龄增长,慢慢认字,认字多了就开始读。确实当时还不能够说读得懂。我现在记得印象最深的鲁迅,是他整理《古小说钩沉》里有一个故事。就是说有一个人特别胖,他们家人就开玩笑,把一个李子塞在他这肚脐眼儿里,然后这个李子烂了,他以为肠子烂了呢,就特别紧张。后来这核跑出来了,知道这是一个李子。我最早对鲁迅的印象,就是从这篇儿来的,它还是个文言文。那以后呢,就是上中学,课文就有鲁迅文章了。

我跟周作人的渊源可能稍晚一点,大概是1972、1973年的时候,我爸爸带我去一个朋友家借书。就当时我们家没有书了,借了一本儿书,叫《俄罗斯民间故事》,或者《乌克兰民间故事》,是我最早读到的跟周作人有关的书。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译者,我就根本不知道留意这译者的名字,好多年以后发现这个译者叫周启明,就是周作人。

然后就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,政治课老师曾经有一次讲周作人,说鲁迅有一个弟弟,后来这个弟弟堕落了,他1949年以后用一个名字写作,就在黑板上写了“周遐寿”。

这是我最早最早跟他们发生的联系。这都无足道哉。

以后认真去读他们的书,鲁迅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后半叶,周作人比较晚,到1986年,才开始正经八百读。然后,就读得比较多。

我们读书是为了遇见高人 周氏兄弟就是高人

中国这个现代文学,就是1919至1949年这一块儿,无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,我基本上都看过。因为这个量不是说到一个人看不了,确实能够看。看过多年之后我跟我的人说,我觉得我们读书啊,就跟一个金字塔一样,读书得从那尖儿上往下读,不能从下往上读。因为这金字塔提高,不会读的,可能爬到第三层、第四层,你已经死了,你永远到不了那尖儿。所以读书呢,应该倒着,从尖儿往下读。我们读书是为了遇见高人。

经过我读这些书,包括茅盾、老舍、巴金这些我都去看过。有一次纪念老舍多少周年做一个活动,我说这老舍,我连他那些大鼓词、新诗《剑北篇》都看了。确实我对他那个熟悉程度,可能比一个专门研究老舍的人不差。我们只是没有发表过议论就是,但是都看过。根据我这个印象,就是周氏兄弟,或是再加上张爱玲,可能是在这个金字塔的尖儿上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我说这个周氏兄弟大概相当于古代的,比方说咱们说有“曹氏父子”、“建安七子”,比如唐朝有“李杜”,或者是唐宋有八大家(虽然周氏兄弟都看不起八大家),就是古代咱们有好多种放在一块儿说的,其实我个人认为“周氏兄弟”,应该在这个词典里边儿开一条目,就等于这么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我都觉得可能有好些还比不上,大概只有“李杜”可能是比较合适,就是如果拿唐诗跟这个现代文学来比,他们是这个位置。这是我自己的看法,也不一定说得对。

我今天主要想讲他们俩人对到底有什么影响,以及我对他们基本的看法。先说说我对这两个人基本的把握。中国这个非常奇怪,就跟那个什么“三苏”或者是“曹氏父子”一样,就突然有一个时间,这天下的文化突然跑到一个人家里去了。在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儿,在现代就是到他们俩以后就没有这个事了。就是也不知道怎么,他们这个绍兴周家,从他爷爷那儿只当过进士,再往前也追不出多高,但是就这个文化突然整个就跑这一家人这儿了。

这个事情在“五四”的时候,其实无论胡适、刘半农、钱玄同,他们见到这个周氏兄弟的时候,当时的感想就是这个感想,就是觉得不得了,这俩人确实是不得了的人。这兄弟俩人也是这么自诩的。比方说,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在和章士钊,以及鲁迅和在梁实秋等论战的时候,他们对于对手的那个蔑视,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,就他确实瞧不起这个人。

他们整个学问 都是主要靠兴趣自学的

那这俩人到底凭什么是这样?这是我第一个感兴趣的问题,就是他们俩东



止庵 周氏兄弟异同之我见



西打哪儿来的?其实你现在细看他们俩人的学历,咱们知道鲁迅在南京曾经读过半年的水师学堂,后来转学转成矿务学堂,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生。周作人也是学了水师学堂,水师学堂出来是当水兵,最好可以到当船长,当到大副。矿务学堂是修铁路挖矿,所以鲁迅还曾经往家里给他弟弟寄矿石。然后到日本之后,鲁迅学过医,大家知道仙台医专。周作人到日本上过立教大学,只学了古希腊文这一门。

学历就是这么一个学历。实际上两个人严格讲,咱们现在说都是这大学没有毕业的那个文化程度。这之外他们确实还有正经八百的一个教育,就是他们在日本的时候,章太炎给他们八个人在那儿开过一个古文的班,现在鲁迅的这个笔记也还存在。这就是他们受的这个教育。

在当年那个年代,这不能算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教育。就按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,至少跟他们受过一样的教育,或者受过比他们更好的教育是有。

另外,他们也曾经参加过科举。鲁迅考过一次,周作人的老师是寿小先生。就是周作人的老师,是鲁迅老师的儿子。因为这时候寿老先生已经教不了了,岁数大了,所以实际上他们这个私塾老师是父子俩人,寿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死了,第二位寿先生活到一九六九年。那受这个私塾教育,在当时也不是多好、多重要的教育。看他们俩人后来的自述,也没有在这私塾教育中得到多少收获。

他们其实整个这个学问,都是主要靠兴趣自学的。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不是主流那部分,那个比较偏门的,比如对于古小说,对于各种笔记,对于野史,主要是这部分教育。也可以这么说,他们受的那个私塾教育,以及章太炎后来的古文教育,使得他们在正统的这一面有一个根底,然后他们的兴趣在这上面进一步扩大。

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 其实都是语言教育

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,就是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我可以总结一下,其实都是语言教育。他们在那个时候,懂得了外语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。现在懂外语是工作必要,不懂外语班都没法上,那会儿懂外语一个好处就是一手二手的事儿。懂外语的人直接跟世界接轨,不懂外语的,得听懂外语的人再告诉你。那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了。一个人是我自己知道,然后第二个人是我不说他就不知道,而且我说的还不一定对。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。

周作人受这个外语教育是在南京水师学堂,五天英语授课,一天中文授课。等于周作人这个英语教育,是从南京水师学堂就开始了,他在那儿毕业的时候,已经翻译过两本书,出版过两本译著。以后这个英语,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手段。后来他到日本学了日语,在日本又学了古希腊语,再往后,到一九二几年他又自学了世界语,这是他受的这个语言教育。这些语言教育对他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鲁迅最开始时在水师学堂受了一点英语教育,但是矿务学堂不是用英语授课的。所以他的德语是在日本学的,日语也是在日本学的。那以后呢,鲁迅通过德语,周作人通过英语,他们就可以跟世界打交道,就可以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。

他们1908年在《河南》杂志发表的文章,跟世界那个新的知识已经基本上同步了。以后他们也不断地从国外订书,尤其是通过日本的书店订书,所以他们的同步,是他们特别重要的资源。这个事儿对现在不重要,因为现在都上网,要跟世界接轨谁都能接轨。那个时候就确实这个事儿,是他们占很大的先。以后周作人又学了古希腊语,那么这些事儿成为他晚年一个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手段。

这就是他们受的教育。这两个人写的文章呢,从教育上其实说实话,差得不是特别多。而且他们俩人兴趣爱好非常像,像到什么程度,比方说最早他们对古小说和那个笔记的兴趣,基本是同一个。所以鲁迅最早出版那个《会稽郡旧书杂集》的时候,他署的是周作人的名字,因为周作人帮他收集过材料,校对也是周作人做。

鲁迅是一个脾气比较急躁的人 周作人性情比较安穩

他们基本是一样的兴趣,受的基本是一样的教育。但是呢,刚才我说他们非常不同。大家现在来读周氏兄弟的文章,会发现完全是两样文章,之间有一致之处,但是这个文章的样子、风格,非常非常不同。这个同与不同呢,已经有好多学者做过研究,加以比较,甚至专门出过专著。我自己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那个感受。

刚才我们说他们的“同”说了很多,呆会儿咱们可以继续说他们的“同”。其实

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“不同”,以及这个“不同”对我有什么影响。

最早的这个“不同”啊,其实不是体现在文章上,而是我们看了相关的一些回忆文章,和别人谈论他们的文章,了解到这两个人性格不同,还有这个生活习性不同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。就是总的来说,鲁迅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,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安穩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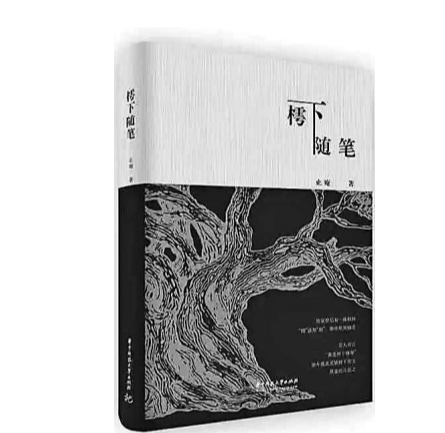
从生活习性来讲,鲁迅一生过的都是咱们说的波希米亚人的那种生活,就是艺术家的生活。所以鲁迅,包括他的早逝,其实跟他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。他不是一个人很健康生活的人,比方说有人曾经回忆他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,他们住在旅馆里边,鲁迅从来都是天亮才开始睡觉,都是整夜熬夜,早上起来别人看他那个炉友上整个插满了烟头,插得跟个马蜂窝一样。

周作人一生不抽烟,喝一点葡萄酒,还喝不起,所以他没有什么嗜好,是一个生活很健康的人。包括他后来的长寿,跟这有很大关系。我也见过他的后人,也问过,就他这个几点钟起床、几点钟睡觉,一生都是按这个规矩,比如说天一黑就不工作了,然后中午不睡午觉,在那个凳子上靠一下休息一下,然后几点钟到几点钟工作。

他们完全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。鲁迅吸烟吸得很厉害,甚至也不喜欢理发,不喜欢洗澡。他就完全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。俩人脾气不一样,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

周作人爱评平和深沉,人生况味的东西 鲁迅更在乎人生这种悲剧的东西

但是最早其实这些东西跟文章没关系。真正跟文章有关系的是什么呢?我觉



得是这两个人的趣味上,或者说在那个美学上有一个差异。

这恰恰也是我读到的有关周氏兄弟研究文章里边谈得不够的。为什么谈得不够?就是因为咱们好多鲁迅研究者,他只读鲁迅写的文章,他不读鲁迅翻译的文章,好多甚至认为那个读着没有用。其实有些方面会很有用,我们可以看,1909年他们出的第一本书《域外小说集》,里边儿鲁迅译的3篇,和其他周作人译的几篇,你可以看出那个风格非常不同。整个鲁迅这个人,他是性情很激烈的这么一个形象,他喜欢的文章,他这整个人喜欢的东西,是那种内部冲突很大的。周作人喜欢的东西,是那种比较深厚的。

鲁迅喜欢激烈的,所以鲁迅最喜欢的西方的一个人,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尼采。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霍里斯。如果拿这两个人来比,尼采跟霍里斯这个差别,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差别。这个如果你再读他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翻译作品,就尤其明显。二十年代他们一起译了几本书,一本叫《现代小说译丛》,一本叫《日本近代小说集》。现在,鲁迅译文集收鲁迅的,周作人译文集收周作人的。我在新星出版社时候,曾经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,就是原样出了一个,出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看看,这是他们的这个差异。那你就可以看到,我们看那篇目,鲁迅译的都是那种里边儿冲突很明显,周作人译的都是比较平和,比较深沉,人生那种况味的东西。鲁迅根本不在乎,他更在乎人生这种悲剧的东西。这个差异我觉得最早是体现在他们的翻译作品中。这恰恰是大家有点忽略的。

鲁迅从骨子里边儿是一个诗人 周作人从根本上来是一个哲人

其实1908年,他们兄弟俩最早合作给《河南》杂志写文章,鲁迅写的,编在有一本叫《坟》的书前边儿这几篇,还有鲁迅《集外集》的“拾遗补编”里面;周作人这些文章编在周作人集外文里边。我们可以发现这兄弟俩实际上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,这个思想体系就是鲁迅在他的《摩罗诗力说》里提过的一个词,叫“摭物质而张灵明,任个人而排众数”。“灵明”就是咱们说的这个“精

神”,就是在物质和精神这二者里面,应该轻物质重精神,在个人和群众里边,应该相信个人。

后来在1918年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,其实说的就是这两句话。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在各自一生的那前半期,一直坚持的东西。思想是一样,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这时候鲁迅跟周作人写的文章,鲁迅写《摩罗诗力说》,他喜欢的是那个摩罗诗人。什么叫摩罗诗人,摩罗就是恶魔,就是比方像拜伦,像这样的诗,就那种血性很强的。但是你看周作人同时写的那个《哀弦篇》,他喜欢的人就不是这样。虽然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里很多材料是来自周作人,因为这是从英语来的,但是,周作人更喜欢那种比较深沉的东西。

一个人喜欢很激烈的,一个人喜欢深沉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已经能看出这两个人人的差异。所以周氏兄弟的区别,最早的时候是一种美学的区别,这个区别更多地体现在后来他们写的文章上面。

总的来说大概就是这样,我觉得鲁迅从骨子里边儿,他是一个诗人,所以鲁迅他能写《野草》这样的作品。周作人是写不出《野草》这样的作品来的。从鲁迅一生的这个作品来讲,即使他后来写杂文,我们也发现鲁迅文里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直在。周作人呢,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哲人,他更多是在那儿讲这个人,或者关于历史。这个诗人和哲人,就是两种人,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那个高度,也不影响他们的深度。诗人可以达到哲人的深度,哲人也可以达到诗人的深度。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。

周作人的作品最像《论语》 《韩非子》行文的思维方式更像鲁迅

因为后来我读书,我也读过大概先秦的所有作品,后来也追着读了魏晋、晚明的这些作品,所以中国散文这条路我基本上都看过。我就发现假如咱们从古代找这个渊源的话,如果拿先秦一本书来讲,我觉得周作人的作品最像《论语》。你看孔子讲话都是非常平和地跟学生讲,你爱听不听,我给你说了。《论语》里面你可以看孔子那个态度,除了极个别时候突然急了,或者是突然脾气大了。周作人也有脾气大的时候,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态度,基本他跟学生的关系是一个朋友。到孟子时就不这样了,孟子就是脾气非常大。你可以看都是山东人,因为孟子这个时代跟孔子不一样,孔子说话的时候还有人听的可能性,孟子你要这么说话人家就不听了,必须得大声疾呼。所以孟子到哪儿都是那个,成天就是这种,把话说得特别大、特别厉害。就不一样。

鲁迅比较像另外一个人,更像《韩非子》。我说这话有两个前提,一个前提,我觉得《韩非子》是很高很高一本书。《韩非子》里边儿有好多关于忠君、关于强权,咱们把这些东西撇开,我是说《韩非子》行文的那个思维方式,跟鲁迅非常像。这儿就必须得用到一个概念,就是有一个词叫“黑暗”。这个词吧,你一旦大家就说它是个贬义词,但是,我想这“黑暗”真的是个贬义词吗?

光明是表示比方太阳很亮,这是个褒义词。“黑暗”不一定是贬义词,咱们每天晚上看那个茫茫夜空,那要是贬义词,那咱们这一生有多少时间生活在贬义之中呢?我觉得黑夜的那种深远,那种深邃,它那种广大,它那种根本看不到底的这种东西,这不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吗?尤其是那种没有星星但是又没有污染的那种纯黑的夜,那种夜不是非常美吗?鲁迅的文章里面它跟韩非子我觉得特别像的地方,就是他有一种黑暗之美。这个黑暗之美,大家必须得从现代美学史上来理解。如果不是在这个美学史上理解的话,这“黑暗”就成了贬义了。

鲁迅确实确实有一种特别特别黑暗的东西,这是周作人往还达不到的。这种黑暗到什么程度,就是确实确实他对中国的这整个历史,和中国的这个现状,他非常悲观,悲观到了他不寄希望。这个黑暗的可以说说是大的黑暗,就是他对整个世界,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看法。

这样的人在中国小说史上,就现代文学史,只有一个接班人,就是张爱玲。

剩下的人都不是,都是那个说好话。因为咱们这个世界确实太需要说好话了,大家活得挺费劲的,就像现在外边这么热,我跟大家说“马上明天就凉快”,肯定这么说大家爱听,而不是说“明天比今天还热,明天还要热得您受不了”。大家都需要听好话,因为确实需要鼓励。有些人确实不是一个鼓励的人——我就给你说实话。他就是一个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告诉你的人。

这个差异是比较明显。但是这个差异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差异,这个差异更多的是一个,我刚说是一个美学上的差异,但是呢,涉及到,有的人愿意这么说,有人愿意那么说,有人愿意全说,有的人不愿意全说。其实主要区别是在这个地方。

说到这儿我可以再说,鲁迅跟周作人,其实他们俩在思想上没有多大的差异,这个差异更多的是,鲁迅愿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周作人愿意比较隐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而且周作人呢,还比较多地愿意相信人性善的那一面,鲁迅基本上不太相信这一点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差异。

整理/雨霁



下载北京头条App
让现在告诉未来